

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異人來持二茅狗一與于老
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大呼云
于老酒母在此出女 傳

女兒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美僊人過其家飲酒即以
素書五卷質酒錢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几
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
質酒僊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
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即女几
山也出女 傳

太平廣記卷第五十九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

女僊五

麻姑

玄俗妻

陽都女

孫夫人

樊夫人

東陵聖母

郝姑

張玉蘭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頃
聞金鼓蕭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
朱衣虎頭鞞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
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
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
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
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

言曰王方平敬報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
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
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叙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
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觀
願來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
聲既至從官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
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
非錦綺光綵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爲之起立坐
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
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以
來已見東海三爲棗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畧
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
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第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
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
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
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葷酒此
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
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惟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
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
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湏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
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烏
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
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
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

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
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蛇之
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
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寶之宴
畢方乎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出神
僊傳

玄俗妻

河間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僊之道住河間已數百
年鄉人言常見之月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
市七九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
問其藥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
也王嘗放乳鹿即麕母也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老
舍人云嘗見父母說玄俗月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

女幼絕葷血清淨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

常山時有見者出女
僊傳

陽都女

陽都女陽都市酒家女也生有異相眉連耳細長衆以爲
異疑其天人也時有黑山僊人犢子者鄴人也常居黑山
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犢時人號
爲犢子時壯時老時醜時美來往陽都酒家女悅之遂相
奉侍一旦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連葉其
美異於常桃邑人俟其去將既出門二人共牽犢耳而走
其速如飛人不能追如是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
去後有見在瀋山之下冬賣桃棗焉出龍城
僊錄

孫夫人

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應時天師得黃帝龍虎中冊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師自潯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大道凋喪不足以極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餘年既術用精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漢桓帝末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陽平化鍊金液還丹依太乙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岳夫人子衡字靈真繼志修煉世號嗣師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孫魯字公明世號嗣師當

漢梓陵夷中土紛亂為梁益二州牧鎮南將軍理於漢中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劉璋失蜀蜀先主舉兵公期託化歸真隱影而去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奉禮謁如市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後方詣道靜號曰解穢水至人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陽池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峨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故為二十四化之首也出女僊傳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為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為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驚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綱作火燒客碓屋從

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鬪
擊良久網所呪者不知數走出籬外網嚼盤中即成鯉魚
夫人嚼盤中成獺食魚網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網禁
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滅之夫人徑前虎即面向地
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網每共試術事事不
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樹網昇樹數丈方能飛舉
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後至唐貞元中
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稱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
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于閭里莫不嚮應鄉人敬之爲結
構御名華屋數間而湘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字是所願
也媪鬚翠如雲肥紫如霞其髮鏡日可數百里忽遇一
人女名曰道遥年二十八鬢髮如雲採菊偶媪瞪視足不能

去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道遥欣然擲筐歛
子從媪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道
遥益堅竊索自縊親黨救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
遂捨之復請媪但箒塵易水焚香嶺道經而已後月餘媪
白鄉人曰某誓之羅浮高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道遥何
之曰前往如是三松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迸笋而叢生
堦砌及媪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道遥席坐于室貌若平日
唯蒲履爲竹稍串于棟宇間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
覺道遥如寐醒方起將欲拜道遥足如削于地媪遽令
無勤拾足勸膝嚙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
率數百里皆歸之媪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
人曰吾欲往洞庭收百餘人姓名誰有心爲我設船一隻

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感一巨舟沒于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舣舟撒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于沙上數十人攔之撻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漸窄狹其島上人皆怖死其囊橐皆爲齏粉束其人爲箠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攀援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遙觀雪城莫能助也時婦舟已上岸婦遂登島攘劍步罡嘑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雷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拘束爲血肉矣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媪相遇曰樊姑余許時何處來

相慰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媪即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媪與逍遙一時返真

出女
儒傳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窓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窓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余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

復病也

出女
僊傳

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傳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後居此邑魏青龍年中與隣女十人於漚洩漫水邊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東海公娶女君為婦言訖敷茵褥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側公流而下隣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遙語云幸得為水僊願勿憂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魚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內多有刀魚上來鄉人每到四月祈禱州縣長吏若謁此祠先拜然後得入於祠前忽生青白石一所縱橫可三尺餘高二尺餘有舊題云此是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山莫州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一

女僊六

王妙想

成公智瓊

雁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王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燿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騏驎鳳凰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

復病也

出女
僊傳

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傳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後居此邑魏青龍年中與隣女十人於漚澆漫水邊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東海公娶女君為婦言訖敷茵褥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側公流而下隣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遙語云幸得為水僊願勿憂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魚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內多有刀魚上來鄉人每到四月祈禱州縣長吏若謁此祠先拜然後得入於祠前忽生青白石一所縱橫可三尺餘高二尺餘有舊題云此是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山莫州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一

女僊六

王妙想

成公智瓊

雁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王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燿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騏驎鳳凰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

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旛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
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屐昇殿而
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僊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
大僊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
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內不
在於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具
此蓋修之自己證僊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觀地司奏
汝於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貞神導稟
玄戒汝亦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云常
善救物而無棄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
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單微道氣浮淺不能精專於道
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怠是人自棄道非

道之棄人也汝精誠一至將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誠不怠
不退深可悲愍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
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貫萬物爲
行化之要修証之本不可譬論而言也吾常銘之於心布
之於物弘化溥俗不敢斯須輒有怠替至今稟奉師匠終
劫之寶也但世俗浮詐迷妄者多嗤謙光之人以爲懦怯
輕退身之道以爲汚劣笑絕聖棄智之旨以爲荒唐鄙絕
仁棄義之詞以爲勁捷此蓋迷俗之不知也玄聖之意將
欲還淳復朴崇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已立澆
兢自祛此則裁制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
聖無所用機譎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
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僞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靜理則

萬緒交馳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則百家紛競矣故曰人之
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潔已獨善其身能以至道爲師資
長生爲歸趣亦難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學勤篤暫來省視
爾天骨宿稟復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于民間年尚冲
勿忽感大上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國
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國曰揚州上直
牛斗下瞰淮澤入十龍之門泛昭圃之河瓠瓜之津得水
源號方山四面各闊千里中有玉城瑤闕云九疑之山山
有九峯峯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派
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
海使我導九州開八域而歸功此山山有三宮一名天帝
宮二名紫微宮三名清源宮吾以曆數旣往歸理此山上

居紫微下鎮于此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僊官下教於
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僊愍劫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
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人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
救於人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
存心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
形隨方開悟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
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中惰前功併棄耳道豈負於人
哉汝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此山九峯者皆有宮室命真
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
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拔谷故亦有靈司主掌巨
虬猛獸騰蛇毒龍以爲僞衛一曰長安峯二曰萬年峯三
曰宗正峯四曰大理峯五曰天寶峯六曰廣得峯七曰宜

春峯八曰宜城峯九曰行化峯下有宮闕各爲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所不有無毒螫鷲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遊覽四表拂衣塵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岵固不可得而知也吾爲汝導之得不勉之修之佇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

錄

成公智瓊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夕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覺而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色狀若飛僊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植清白琉璃飲嚼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蓋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常可得駕輕車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可得克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爲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曰飄飄浮勃逢教曹雲石蕊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僊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

五族逆我致禍矣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
舉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
又可以占吉凶猶楊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
其旨意用之占候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取婦之後分日而
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也
每超當有行求智瓊已嚴駕於門百里不移兩時千里不
過半日超後爲滄北王門下掾文欽作亂魏明帝東征諸
王見移于鄴宮官屬亦隨監國西徙鄴下狹窄四吏共一
小屋超獨卧智瓊常得往來同室之人頗疑非常智瓊止
能隱其形不能藏其聲且芬香之氣達于室宇遂爲伴吏
所疑後超嘗使至京師空于入市智瓊給其五匣弱緋五
端網紵采色光澤非鄴市所有同房吏問意狀超性踈辭

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監國委曲問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
不咎責也後夕歸玉女已求去曰我神僊人也雖與君交
不願人知而君性踈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
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
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嚼發麗取織成裙衫兩檔遺超又贈
詩一首把臂告辭涕零溜瀟肅然升車去若飛流超憂感
積日殆至委頓去後積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滄北魚山
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馬車似智瓊驅馳前至視
之果是遂披帷相見悲喜交至授綏同乘至洛克復舊好
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月往來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
七日九月九日月且十五每來來輒經宿而去張茂先爲
之賦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僊者多矣然未之或驗如弦

氏之歸則近信而有徵者其露中河濟間往來京師者頗說其事聞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遊東土論者洋洋異人同辭猶以流俗小人好傳浮偽之事直謂訛誣未遑考核會見濟北劉長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親見義起受其所言讀其文章見其衣服贈遺之物自非義起凡下陋才所能構合也又推問左右知識之者云當神女之來咸聞香薰之氣言語之聲此即非義起淫惑夢想明矣又人見義起強甚雨行大澤中而不沾濡益恠之鬼魅之近人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人飲燕寢處縱情燕慾豈不異哉

出集儒何

龐女

龐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虛每云我當昇天不願住世父母以為戲言耳因行經東武山下忽見神僊飛空而來自南向北將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進僊人亦至山頂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樓瑤宮珠殿彌滿山頂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來至女前召女升宮闕之內衆僊羅列儀仗肅然謂曰汝有骨錄當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寶赤書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飛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於此証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群僊亦隱十年之後白日昇天其所遇天真處東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後道士張方亦居此山於石室中棲止常有赤虎來往室外方不為懼亦得道昇天龐女一本作逢字

出集德錄

褒女

褒女者漢中人也褒君之後因以為姓居漢沔二水之間

幼而好道冲靜無營既笄浣紗於瀆水上雲雨晦冥若有
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患而疾臨終謂其母曰死後見堊
願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言訖而終父母置之車中未及
駕牛其車自行踰沔漢二水橫流而渡直上瀆口平元山
頂平元即瀆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駭空
幢節導從見女昇天而去及視車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
祭之水旱祈禱俱驗今瀆口山頂有雙轍跡猶存其後陳
世安亦於此山得道白日昇天

出集
儒錄

李真多

李真多神僊李膺外也膺居蜀金堂山龍橋峯下修道蜀
人歷代見之約其往來八百餘年因號曰李八百焉初以
周穆王時居來廣漢樓玄山合九華丹成雲遊五岳十洞

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木之道還歸此山鍊藥
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又登龍橋峯作九鼎
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爲三
學山亦號爲賢山蓋因八百爲號丹成試之抹於崖石上
頑石化玉光彩瑩潤試於處于今尚在人或鑿崖取之即
風雷爲變真多隨火修道居絲竹中今有真多古跡猶在
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
得水而浮真多勿擬僞妄唯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真
之要行之數百年狀如二十許人耳神氣莊肅風骨英偉
異於弱女之態人或見之不敢正視其後太上老君與玄
古三師降而度之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化
側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僊煉丹砂之泉浮山亦名萬

安山上有二師井飲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為真多化也八百又於什邡僊居山三月八日白日昇天出集錄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能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去時沒足至胷漸入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即成井可吸吹人屋上瓦瓦飛入人家間桑果數千株孟皆拔聚之成一積如山如此十余日吹之各還其故處如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紙着前鬢墨噴之皆成文字竟紙各有意義服酒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治山中僊傳

天公二女

劉晨阮肇入天公口採藥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饑暹望山上

有桃樹子熟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噉數枚饑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相謂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盃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遂忻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用壁東壁各有絳羅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數侍婢使令其饌肴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鄉歸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

十世矣僊傳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二

女僊七

魯妙典

諶母

盱母

杜蘭香

白水素女

蔡女僊

蓬球

紫雲觀女道士

秦時婦人

何一娘

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其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即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往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況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沒貞性混於凡俗乎有麓床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二

女僊七

魯妙典

諶母

盱母

杜蘭香

白水素女

蔡女僊

蓬球

紫雲觀女道士

秦時婦人

何一娘

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即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溷往行，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衰樂日以相害，況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沒貞性，混於凡俗乎？有麓床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



誅萬遍者得爲神僊但在勞心不倦耳經云誅之萬徧昇
三天千灾已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凶殘亦已却老年未
延居山獨處誅之一遍如與十人爲侶輒無怖畏何者此
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
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里之
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
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
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
岩棲靜默累有魔試而貞介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
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
之士作三處麓床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月旣久旋
皆朽敗今爲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僊下降授

以靈藥白曰昇天初妙典居山峯上無水神人化一石盆
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鐵臼
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並在上僊壇石上宛然有仙人
履迹各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
並妙典昇天所留之物今在無爲觀出集仙錄

謹母

嬰母者姓謹氏字曰嬰不知何許人也西晉之時丹陽郡
黃堂觀居焉潛修至道時人自童幼逮衰老見之顏狀無
改衆號爲嬰母因入吳市見一童子可年十四五前拜於
母云合爲母兒母曰年少自何而來拜吾爲母旣非其類
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餘又吳市逢有三歲孩子悲啼呼
呼條遇謹母執母衣裾曰我母何來母哀而收育之逾於

所生既長明穎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氣光景彷彿時說蓬萊閬苑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爲號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爲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踈絕異黨修間丘阜餌順陽和靜夷玄圃委鑿前非無英公子黃老王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晏息以流霞之障瞻眄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籟駭虛竦身御節入景浮空龍車虎旂遊遍八方矣母宜寶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隱去母密修道法積數十年人莫知也其後吳猛許遜自高陽南遊詣母請傳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閑日每告二子曰世雲昔爲遜師今玉皇玄譜之中

猛爲御史而遜爲高明大使摠領仙籍五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野遜領玄枵之野於辰爲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爲丑許當居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謔母白日昇天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黃堂壇靜卽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其昇天事迹在丹陽郡中後避唐宣宗廟諱鍾陵祠號爲謔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人世世行之出壙成仙錄

肝母

肝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內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界稍息當歸真於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而營侍甘旨未嘗有闕鄉里推之

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靜猛既去世遜卽以寶符真籙拯俗救民遠近宗之遜仕州爲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旣君淳篤忠厚遜委用之卽與母結草於遜宅東北八十餘步旦夕侍奉謹愿恭肅未嘗有怠母常於山下採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誠志常欲拯度之元慶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鄉瑕丘仲冊命徵拜許君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昇天許謂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後隨仙輦期於異日母子悲不自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輦君許之卽賜靈藥服之躬稟真訣於是午時從許君昇天今壇井存焉鄉人不敢華繕蓋旣君母子儉約

故也世號爲旣母井焉

出集仙錄

杜蘭香

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頤家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頤亦得仙初降時留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賚黃麟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劍以授於頤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張頤仙官定何班品漁父亦老因益少徃徃不食亦

學道江湖不知所之

出墟城仙錄

白水素女

謝端晉安候官人也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鄉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捨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是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此端便往謝鄰人鄰人皆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爲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不止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以自取婦密着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人炊取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方以雞初鳴出去平早潛歸於籬外竊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甕

中出至甕下然火端便入門徑造甕所視螺但見女仍到甕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人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同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採治生留此穀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端端後仕至今長云今道中素女是也

出搜神記

蔡女僊

蔡女僊者襄陽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繡隣里稱之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旣而繡成五綵

光煥老父觀之指視安眠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僊女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時降於襄陽南山林木上時人名爲鳳林山後於其地置鳳林關 南山側有鳳臺勅於其宅置靜貞觀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晉時人也 出仙傳拾遺

蓬球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至北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共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爲獨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迎惠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

王母卽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回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間舍皆爲墟矣 山西陽雜記

紫雲觀女道士

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爲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而至玉貞觀集于鍾樓人觀者如堵以聞于尹尹率畧人也怒其聚衆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風者既不哀祈亦無傷損顏色不變於是適之大駭方禮請奏聞勅召入內殿訪其故乃蒲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輕身因風遂飛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錫金帛送還蒲州數年後又因大風遂飛去不返 出紀聞

秦時婦人

唐開元中代州都督以五臺多客僧恐妖僞事起非有住

持者悉逐之客僧懼遂多權竄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鴈門山幽澗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資乾糧欲住此山遂尋洞入數百步漸闊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婦人並衣草葉容色端麗見僧懼愕問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也婦人笑云寧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須捨落形骸故爾因問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顧笑曰語甚有理復問宗旨如何僧爲講金剛經稱善數四僧因問此處是何世界婦人云我自秦人隨蒙恬築長城恬多使婦人我等不勝其弊逃竄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來亦不知年歲不復至人間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澁不可食僧住此四十餘日暫辭出人間求食及至代州備糧更去則迷不知其所矣

山川廣
歷六記

何二娘

廣州有何二娘者以織鞋子爲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僊術忽謂母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寺山僧問其來由答云願事和尚自爾恒留居止初不飲食每爲寺衆採山果充齋亦不知其所取羅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楊梅樹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後循州山寺僧至羅浮山說云某月日有仙女來採楊梅驗之果是何氏所採之日也由此遠近知其得仙後乃不復居寺或旬月則一來耳唐開元中勅令黃門使往廣州求何氏得之與使俱入京中途黃門使悅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畢躡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後絕跡不至人間矣

出廣
異記

八
卷第六十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五
五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三

女僊八

玉女

邊洞玄

崔書生

驪山姥

黃觀福

玉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徧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汚染卽共送于山澗幽僻之處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卽茹之自是疾漸瘥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游覽但意中飄飄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汝疾旣瘥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

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玉女卽依其教自後筋骸輕健翱翔自若雖屢爲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爲玉女耳如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龔踈誹毀釋道爲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爲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舉取玉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旣在採去則呼歎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旬之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歛然遽捉其髮而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迫玉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爲行達所辱

高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皤然一媪尪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卽共同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

出集異記

邊洞玄

唐開元末冀州棗強縣女道士邊洞玄學道服餌四十年年八十四歲忽有老人持一器湯餅來詣洞玄曰吾是三山僊人以汝得道故來相取此湯餅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貴頃來得道者多服之爾但服無疑後七日必當羽化洞玄食畢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後來也言訖不見後日洞玄忽覺身輕齒髮盡換謂弟子曰上清見召不久當往顧念汝等能不恨恨善修吾道無爲樂人間事爲土棺散鬼耳

浦七日弟子等晨往問訊動止已見紫雲昏凝徧滿庭戶
又聞空中有數人語乃不敢入悉止門外須臾門開洞玄
乃乘紫雲竦身空中立去地百餘尺與諸弟子及法侶等
辭訣時刺史源復與官吏百姓等數萬人皆遙瞻禮有頃
日出紫氣化爲五色雲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滅出廣異記

崔書生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
春之中英蓋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與漱看之忽
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
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
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蓆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
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

過計僕馭當疲敢具單醪以俟憇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
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
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
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
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予爲媒妁可乎崔生大悅載拜
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
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肴令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
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咨啓期到皆至此矣
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卽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
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留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
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
婦之姿其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

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明晨卽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文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

崔郎却迴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邏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遠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之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况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

出玄
惟錄

驪山姥

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本絹素書緘之

其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
山用傳同好以糜爛筌抄讀數千徧竟不曉其義理因入
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髮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
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筌聞之驚前問曰此黃帝陰符祕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
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計一百八十年
六周共計一千八百年少年從何而知筌稽首載拜具告得
符之所因請問玄義使筌正立向明視之曰受此符者當
須名列仙籍骨相應仙而後可以語至道之幽妙啓玄關
之鎖鑰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顛骨貫於生門命輪
齊於月角血脉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
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歲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

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命坐爲說陰符
之義曰陰符者上清所秘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
得道非獨機權制勝之用乃至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
耶昔雖有暴橫黃帝舉賢用能誅彊伐叛以佐神農之理
三年百戰而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已請命九靈金母命
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命玄女
教其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凡三
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
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彊兵戰勝之術皆出
自天機合乎神智觀其精妙則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
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
不足以爲奇一名黃帝天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九竅

四肢不具慳貪愚痴驕奢淫佚者必不可使聞之凡傳同好當齋而傳之有本者為師受書者為弟子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之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算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出三尸下九蟲秘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殃職分不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蓋泄天機也泄天機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訖謂筮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瓠令筮於谷中取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樹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悵望至夕不復見姥筮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絕求注陰符述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述中台志闡外春秋

以行於世仕為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

出集仙傳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幼不茹葷血好清靜家貧無香以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為經日不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水中極有異物女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非往往信驗聞之因以為然隨往看之水果來洶涌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駭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上號泣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絳雲仙樂引衛甚多與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至憂念也同來三

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書此去不復來矣今來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卽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雅尤甚十喪三四卽唐麟德年也今俗呼爲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道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爲黃冠佛也

出集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四

楊正見

董上仙

張連翹

張鑄妻

太陰大夫

楊正見

女仙九

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女也幼而聰悟仁惻雅尚清虛旣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鉅富好賓客一旦舅姑會親故市魚使正見爲膾賓客博戲於廳中日晏而盤食未脩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既哺矣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於隣里但行野徑中已數十里不覺疲倦見夾道花木異於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

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書此去不復來矣今來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卽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雅尤甚十喪三四卽唐麟德年也今俗呼爲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道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爲黃冠佛也

出集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四

女仙九

楊正見

董上仙

張連翹

張鎬妻

太陰大夫

楊正見

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女也幼而聰悟仁憫雅尚清虛旣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鉅富好賓客一旦舅姑會親故市魚使正見爲膾賓客博戲於廳中日晏而盤食未脩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既哺矣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於隣里但行野徑中已數十里不覺疲倦見夾道花木異於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

女冠素不食爲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贍之如此數年正見恭慎勤恪執弟子之禮未嘗虧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兒潔白可愛纔及年餘見人喜且笑正見抱而撫怜之以爲常矣由此汲水歸遲者數四女冠疑怪而問之正見以事白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徑來吾欲一見耳自是月餘正見汲泉此兒復出因抱之而歸漸近家兒已殭矣視之尤如草樹之根重數斤女冠見而識之乃茯苓也命潔甌以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給正見一日食柴三小束諭之曰甌中之物但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食盡飢甚聞甌中物香因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方歸聞之歎曰神仙固自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壞

道汝豈得盡食靈藥乎吾師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常有衆仙降其室與之論真宮天府之事歲餘白曰昇天即開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謂其師曰得食靈藥即日便合登仙所以遲迴者幼年之時見父母揀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翫之以此爲隱藏官錢過壽居人間更一年耳其升天處即今邛州蒲江縣主簿化也有汲水之處存焉昔廣漢主簿王興上昇於此

出集
仙錄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艷冶寡於飲膳好靜守和不離於世鄉里以其容德皆謂之上仙之人故號曰

上仙忽一旦紫雲垂布并天樂下於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地數十丈復下還家紫雲青童旋不復見居數月又昇天如初父母又號泣良久復下唐開元中天子好尚神仙聞其事詔使徵入長安月餘乞還鄉里許之中使送還家百餘日復昇天父母又哭之因蛻其皮於地乃飛去皮如其形衣結不解若蟬蛻耳遂漆而留之詔置上仙唐興兩觀於其居處今在州北十餘里涪江之濱焉

張連翹

黃梅縣女道士張連翹者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如是數四遂入井家人怪父不問往視見連翹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觸其腋痒不可忍父母以爲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舅族方不笑頃之又還其家云飢求食日食數斗米飯雖夜置菹肴於卧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食臭自爾不復食歲時或進三四顆棗父母因命出家爲道士年十八晝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墮兩錢連翹起就拾之隣家婦人乃推籬倒亦爭拾連翹以身據錢上又與黃藥三丸遽起取之婦人擘手奪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連翹頃之醒便覺力強神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九經日方蘇飲食如故天寶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百姓邑官皆見五色雲擁一寶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已去爭來看視連翹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論者云人衆故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脇

相合形體枯悴而無所食矣出廣異記

張鎬妻

張鎬南陽人也少爲業勤苦隱王房山未嘗釋卷山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辯容狀佳麗旣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踈薄時或忿恚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即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人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頃更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旣如斯固子之薄

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魚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爲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薨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爲恨矣出神仙感遇傳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卧月余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旣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旣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遂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輶

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湏臾雷雷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斲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剗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闈樓臺皆以水晶爲牆垣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篇

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湏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賞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湏啟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官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湏快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人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趙旭

盧卿女子

蕭氏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誠之曰每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擯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墍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攻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趙旭

盧卿女子

蕭氏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誠之曰每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擯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撲斲塗墍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攻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

覺所衣之裘後裙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措笏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裙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襦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稜所擊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襦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

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來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軒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脩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

合卷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
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
愚昧扞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
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
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
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
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
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
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悉將
相之具美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
具對以羣宇帷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
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

露縱加楚捷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上對
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其故不言遂鞭
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
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
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
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
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
者引姚視三星星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
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於
此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頽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
曰三女星猶在人间亦不遠此地分密謂所親言其處或
云河東張嘉真家其後將相三代矣出神仙感遇傳

趙旭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黃老之道家于廣陵嘗獨葺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覲僊姿幸賜神契夜半忽聞窻外切切笑聲旭知其神復祝之乃言曰吾上界僊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願託清風旭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蕭秦女之契乃今知之靈鑒忽臨忻歡交集乃迴燈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衣六銖綃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誦神韻旭曰蟬蛻之質

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興俗懷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已名在金格相當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于碧落之中乃延坐話玉皇內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笑曰無煩僊郎乃命備寢內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携手于內其瓌姿發越希世罕傳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颻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舞鳳之冠長裙

曳風璀璨心目旭載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已知吾處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相與笑樂旭喜悅不知所裁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曰鷄鳴矣巡人案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別靈風颯然凌虛而上極目乃滅旭不自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絕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異香從之其所從僊女益多歡娛日洽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識甘美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饑但覺體氣冲爽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抱朴子內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為旭致天樂有仙妓飛奏簷楹而不下謂

旭曰君未列僊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畧同人間其餘並不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然已不見矣又為旭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今世人見吾以卿宿世當僊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若洩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醉價百萬驚不伏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勸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愴然無容曰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却而悲不自勝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自此訣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內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

所牽耳女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
室中簾帷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彷彿猶尚
往來旭大曆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
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得辨也仙樞五篇篇後有旭
紀事詞甚詳悉

出通幽記

虞卿女子

唐貞元初虞卿里人女年十餘歲臨井治魚魚跳墮井逐
之亦墮其內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見堂宇甚妍潔
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極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連數
日珍食甘果都不欲歸姥曰翁母意汝不可留也老父捧
至井上贈金錢二枚父母見驚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疾
呼索二盤及至媵腥令以灰洗乃瀉錢各於一盤遂復

自此不食唯飲湯茶數日媵居處臭穢請就觀中修行歲
餘有過客避暑於院門因而熟寐忽夢金甲朱戈者叱曰
僊官在此安敢衝突驚覺流汗而走後不知所之

出逸史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將往南
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衆迹罕及俄有遇難者數人見而
憐之相將歸土龕下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數日益康
強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松栢耳口鼻拂拂有毛出
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及丈餘有少異兒或三或五引
與遊戲不知所從肘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
與異兒群遊海上至王母宮聽天樂食靈果然每月一到
所養翁母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

山中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
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簷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
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頭不答飛
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乃買果栗揭糧復往以俟
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姥招之遂自空際而下父母走前
抱之號泣良久喻以歸還曰某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
以所持果飼之逡巡異兒等十數至息於簷樹呼曰同遊
去天宮正作樂乃出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
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歸嫁爲人妻生子二人又屬
饑儉乃爲乳母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六

女僊十一

謝自然

盧眉娘

謝自然

謝自然者其先兗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克舉孝廉鄉里器
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秘書省校書表爲從事母胥氏
亦邑中右族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年七歲母令隨尼越
惠經年以疾歸又令隨尼日朗十月求還常所言多道家
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
禮不願却下母從之乃徙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黃庭
內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飢云盡是蛆虫自此
絕粒數取皂莢煎湯服之卽吐痢困劇腹中諸虫悉出體
輕目明其垂大小赤白狀類頗多自此猶食栢葉日進一

山中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
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簷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
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頭不答飛
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不已乃買果栗揭糴復往以俟
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姥招之遂自空際而下父母走前
抱之號泣良久喻以歸還曰某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
以所持果飼之逡巡異兒等十數至息於簷樹呼曰同遊
去天宮正作樂乃出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
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歸嫁為人妻生子二人又屬
饑儉乃爲乳母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六十六

女僊十一

謝自然

盧眉娘

謝自然

謝自然者其先兗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克舉孝廉鄉里器
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秘書省校書表爲從事母胥氏
亦邑中右族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年七歲母令隨尼越
惠經年以疾歸又令隨尼日朗十月求還常所言多道家
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
禮不願却下母從之乃徙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黃庭
內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飢云盡是蛆虫自此
絕粒數取皂莢煎湯服之卽吐痢困劇腹中諸虫悉出體
輕目明其垂大小赤白狀類頗多自此猶食栢葉日進一

枝七年之後桶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飲水貞元三年三月於開元觀詣絕粒道士程太虛受五千文紫靈寶籙六年四月刺史韓侂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東閣閉之累月方率長幼開鑰出之膚體宛然聲氣朗暢侂即使女自明師事焉先是父寰旋遊多年及歸見自然修道不食以爲妖妄曰我家世儒風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鎖閉堂中四十餘日益加爽秀寰方驚駭焉七年九月韓侂譽於大方山置壇請程太虛具三洞籙十一月徙自然居於州郭貞元九年刺史李堅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願依泉石堅卽築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竇水灌其口中可澡飾形神揮斥氛澤自然初駐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稱頭陀衣服形貌不類緇流云速訪

真人合門皆拒之云此無真人頭陀但笑耳舉家拜之獨不受自然拜施錢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條受之云後會日當以此相示須臾出門不知所在久之當午有一大蛇圍三尺長丈餘有兩小白角以頭枕房門吐氣滿室斯須雲霧四合及霧散蛇亦不見自然所居室唯容一牀四邊纔通人行白蛇去後常有十餘小蛇或大如臂或大如股且夕在牀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氣或有聲各各盤結不相毒螫又有兩虎出入必從人至則隱伏不見家犬吠虎凡八年自遷居郭中犬留方出上昇之後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牀或輒詣其中必有變異自是呼爲仙女之室常晝夜獨居深山窮谷無所畏怖亦云誤踏蛇背其冷如水虎在前後異常腥臭兼言常有天

使八人侍側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黃又二天神衛其門屏如今壁畫諸神手執鎗鉅每行止則諸使及神驅斥侍衛又云某山神姓陳名壽魏晉時人并說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已將授東極真人之任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場其日雲物明媚異於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羣仙皆會金泉林中長有鹿未嘗避人士女雖衆亦馴擾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縷以寶鈿上仙曰以此遺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盧使降之從午止亥六月二十日間使從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張二使從寅至午多說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奕碁多音樂語笑率論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虫悉驅向西矣盡以龍鎮其出道場中常有二虎五麒麟兩青鸞或前或後或飛或

鳴麟如馬形五色有角紫驎鬣尾白者常在前舉尾若蒂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壇上以符一道丸如藥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爐於壇上五爐於室中至時真人每來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內一人稱中華云食時上真至良久盧使至云金母來須臾金母降於庭自然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好儿案陳設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盧使侍立久亦令坐盧云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官吏士庶咸在逡巡盧使來云此一時在勝以前齋問其故云此度不燒乳頭香乳頭香天真惡之唯可燒和香耳七日崔張二使至問自然能就長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悅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復降云為不肯居長林被貶一階長林儼宮也戌時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

母賜藥一器色黃白味甘自然餌不盡却將去又將衣一副朱碧綠色相間外素內有文其衣縹緲執之不着手且却將去已後即取汝來又將桃一枝大於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椀云此猶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鸞侍者悉乘龍及鶴五色雲霧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過群仙後去望之皆在雲中其日州中馬坊厨戟門皆報云長虹入州翌日李堅問於自然方驗之紫極宮亦報虹入遠近共見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日來傳金母勅速令披髮四十日金母當自來所降使或言姓崔名將一板闊二尺長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群仙欲至墻壁間悉熒煌似鏡群僊亦各自有几案隨從自然每被髮則黃雲繚繞其身又有七人黃衣戴冠侍於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後日誦黃庭經十遍誦時有二童子侍立丹一遍即抄錄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將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至將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黃半紅雲鄉里甚足此果割一齋食余則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衣服之覺身心殊勝金母云更一來則不來矣又指傍側一仙云此即汝同類也十五日平明一僊便至不言姓名將三道符傳金母勅盡令服之又將桃六齋令食食三齋又將去其使至暮方還十月十一日入靜室之際有仙人來召即乘騏驎昇天將天衣來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繩牀上却回着舊衣置天衣於鶴背將去云去時乘騏驎回時乘鶴也十九日盧仙使來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時鸞鶴千萬衆仙畢集位高者乘鸞次乘騏驎次乘龍鸞鶴每翅各

大丈餘近有大鳥下長安鸞之大小幾欲相類但毛彩異耳言下長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則國家富有大福二十五日滿身毛髮孔中出血沾漬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橫紋就溪洗濁轉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觸之如金聲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東嶽夫人併來勸令沐浴兼用香湯不得令有乳頭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無削髮之人若得道後悉皆戴冠功德則一凡齋食切忌嘗之尤宜潔淨器皿亦爾上天諸神每齋卽降而視之深惡不精潔不唯無福亦當獲罪李堅常與夫人于几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內卽魏夫人傳中本也大都精思誦讀者得福窟行者招罪立驗自然絕粒凡一十三年晝夜寐兩膝上忽有印形小於人間官印四孺若有古篆六字案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兩膝內並膝則兩印相合分毫無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纖微無不洞鑿又不衣綿纊寒不近火暑不搖扇人問吉凶善惡無不知者性嚴重深密事不出口雖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堅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間奉道人知之俾其會明道教又言凡禮尊像四拜爲重三拜爲輕又居金泉道場每靜坐則群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淨一室焚香諷黃庭道德經或一徧或七徧全勝布施修齋凡誦經在精心不在徧數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損尤多不如元不會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殺人則損年天壽來往之報永無休止矣又每行常聞天樂皆先唱步虛詞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虛訖卽奏

樂先撫雲璈雲璈形圓似鏡有絃凡傳道法必須至信之人魏夫人傳中切約不許傳教但令秘密亦恐乖於折中夫藥力只可益壽若昇天駕景全在修道服藥修道事頗不同服栢便可絕粒若山谷難求側栢只尋常栢葉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乾者難將息旋採旋食尚有津潤易清益人大都栢葉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視可試驗修道要山林靜居不宜俯近村柵若城郭不可以其輦腥靈仙不降輿道背矣煉藥飲水宜用泉水尤惡井水仍須遠家及血屬慮有恩情忽起卽非修持之行凡食米體重食麥體輕碎穀入山須依衆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氣先調氣次閉氣出入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濕詰之云旦離金泉耳程君甚異之十一月九日詣州與李堅別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靜室二十日辰時於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聞其訣別之語曰勤修至道須臾五色雲遮亘一川天樂異香散漫彌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牀上結繫如舊刺史李堅表聞詔褒美之李堅述金泉道場碑立本末爲傳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僊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君帝王或爲宰輔者又自然當昇天時有堂內東壁上書記五十二字云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卽

與相見其書迹存焉

出集
仙錄

盧眉娘

唐末真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歲眉娘生眉如線且長故有是名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定中流落嶺表後漢盧景裕景祚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為皇王之師因號帝師眉娘幼而惠悟工巧無比能于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如毛髮其品題章句無不具矣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鈎分為三段染成五色結為金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無三兩煎靈香膏傳之則堅硬不斷唐順宗皇帝嘉其工謂之神姑因令止于宮中每日止飲酒二三合至元和中憲

宗嘉其聰惠而又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遂度為道士故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卽徹其蓋惟見之舊履而已後人見往往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羅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時人傳焉

出集
編